

JAY ASHER

13 REASONS WHY

十三个理由

〔美〕杰·埃舍 著 姚燕瑾 译



人人心中都有难言的理由……

JAY ASHER
13 REASONS WHY
十三个理由

〔美〕杰·埃舍 著 姚燕瑾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三个理由/(美)埃舍著;姚燕瑾译. —上海:

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21-5398-5

I. ①十… II. ①埃… ②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44853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-2014-478 号

Jay ASHER

Thirteen Reasons Why

Copyright ©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
with Razorbill, a division of Penguin Young Readers,
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(USA) Inc.

责任编辑:刘晶晶

特约策划:尹晓冬

装帧设计:汪佳诗

十三个理由

[美]杰·埃舍 著 姚燕瑾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4 字数 169 千字

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398-5/I · 4295 定价:38.00 元

“先生？”她又说了一遍，“你想要多快能送到？”

我用两个手指用力揉着左眉。悸痛越发厉害了。“无所谓。”我说。

办事员接过包裹。还是不到 24 小时前我家门廊上放着的那个鞋盒；用牛皮纸袋重新包过，用透明封箱带封住，就跟我收到时一模一样。只是收件人姓名换了。汉娜·贝克名单上的下一个。

“面包师傅的一打^①。”我咕哝出声来。竟然还能注意到这种事，我自己都觉得厌恶。

“什么？”

我摇了摇头。“多少钱？”

她把盒子放在一个橡胶垫板上，在键盘上打了一串数字。

我把在加油站买的咖啡搁在柜台上，朝屏幕看了一眼。我从钱包里取出几块钱，从口袋里掏出几个硬币，把钱放在柜台上。

① 指十三个，据说古时凡斤两不足就要受重罚，面包师傅为免受罚，每卖一打，必多给一个。

“我看咖啡的劲还没上来呢，”她说，“还差一块钱。”

我递了一块钱给她，又揉了揉睡意蒙眬的双眼。我喝了一口咖啡，咖啡半温不热的，都没法大口地喝。可我得让自己振作起来。

不过，或许不用。可能最好还是一整天迷迷糊糊的。要挨过今天或许只能这样了。

“包裹明天应该送到，”她说，“可能会是后天。”说着她把鞋盒扔进身后的推车里。

我本该等到放学后的。理应让简妮多一天太平日子。

虽说她并不配。

明天，或者后天，她回到家，就会看到门前台阶上有个包裹。要是她爸妈或其他人先回家，她可能就会在自己床上看到这个包裹。她会很兴奋。我当时就很兴奋。没有寄件人地址的包裹？是忘了还是故意的？是哪个暗恋者寄来的吗？

“你要收据吗？”办事员问。

我摇摇头。

小打印机还是咯吱咯吱打了一张出来。我看着她从齿状塑料板上撕下收据，扔进废纸篓。

镇上只有一个邮局。我心想，会不会就是这个办事员给名单上其他人，就是那些在我之前收到包裹的那些人，办理包裹邮寄的。他们是不是把收据留着，就像一种变态的纪念品？藏在内衣抽屉里？夹在软木板上？

我几乎想要回我的收据。我几乎想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还是留着，行吗？”就当做一个念想。

可是，我想要一个念想的话，可以把磁带复录一套，或者留着那张地图。但我再也不想听那些磁带了，尽管她的声音再也不会从我耳畔消失。还有那些房屋、街道，还有学校，都在那儿，随时提醒着我。

现在我已经掌控不了了。包裹已经寄出去了。我离开了邮局，没有收据。

我左边眉心处还在突突狂跳。每吞咽一下都有种苦味，离学校越近，我越觉得自己要撑不住了。

我希望自己撑不住。我就想要倒在人行道那儿，钻到常青藤丛里。因为人行道就在常青藤那儿沿着学校停车场的外侧转弯了。人行道穿过前面的草坪，通往主楼，再穿过前门，进入过道，拐过一排排锁柜，还有两旁的教室，最后通向总是敞开着门的第一节课的教室。

教室前，面对着学生的，是波特老师的桌子。他将是最后一个收到没有寄件人地址的包裹的人。在教室中间，左边第二排，就是汉娜·贝克的课桌。

空着，没人。

昨天

放学后一小时

一个鞋盒大小的包裹斜靠在前门上。我家前门上有个塞邮件的小槽，但任何超过肥皂厚度的东西就只能放在外面了。封包上潦草地写着收件人柯磊·简森，于是我捡起包裹进屋。

我拿着包裹进厨房，把包裹放在台柜上。我打开杂物抽屉，取出剪刀，用剪刀刃在包裹上划了一圈，取下盒盖。鞋盒里面是一卷泡泡纸。我打开泡泡纸，看到7盒没有捆扎的录音磁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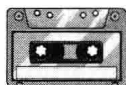
每盒磁带的右上方都有个深蓝色的数字，可能是用指甲油写的。每一面都有数字。第一盒是1和2，第二盒3和4，还有5、6……，依次类推。最后一盒一面写着13，反面没数字。

谁会给我寄一大盒录音磁带？现在都没人再听磁带了。我有什么办法放这些磁带呢？

对了车库！工作台上的那台立体声音响。我爸在一次庭院旧货甩卖时没花几个钱买的。已经很旧了，所以他也不在乎上面有没有

积满木屑或溅上油漆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能放磁带。

我拖了个小凳子在工作台前，把双肩包放在地板上，坐了下来。我按了播放机的弹出键。塑料小窗慢慢打开，我把第一盒磁带放了进去。



第1盒：A面

Hello，各位男生，各位女生。我是汉娜·贝克。正在立体声现场播音。

我不相信自己听到的是什么。

不是为了履行过去的约定。也不是加演曲目。这次，绝无任何要求。

不，我无法相信自己所听到的。汉娜·贝克自杀了。

希望你们做好准备，因为我就要为你们讲述我的人生故事。具体地说，我的人生何以终结。如果你正在听这些磁带，那你就是原因之一。

什么？不！

我不会说哪盒磁带会带出你的故事。不过，别害怕，要是你收到了这个可爱的小盒子，你的名字准会跳出来的……我保证。

噢，死人又何必撒谎呢？

哎！那听上去就像个笑话。死人干嘛要躺着撒谎？答案：因为她不能自己站出来。

这算不算某种变态的遗言？

来，笑一个。

嗯不错，我觉得挺好笑的。

汉娜临死前录了一堆磁带。为什么？

规则挺简单。只有两条。规则 1：听完这些磁带。规则 2：把磁带传下去。可以说，这两条对你们都不容易。

“你在放的是什么呀？”

“妈！”

我慌忙伸出手，一下子按了好几个键。



“妈，你吓了我一大跳，”我说，“没什么。学校功课。”

我那以不变应万变的专项理由。回家晚了？学校功课。要零钱？学校功课。这会儿，一个女生的磁带录音。一个两星期前吞了一大把药的女生。

学校功课。

“我可以听吗？”她问道。

“不是我的，”我回答着，用脚尖蹭着水泥地面，“我在帮一个朋友。是历史课作业。没什么意思。”

“嗯，这样就好，”她说，侧过我的肩膀，抽出一块灰扑扑的布，是我小时候的布尿布，拿起盖在下面的卷尺，随后她亲了亲我的额头，“我不打搅你。”

等门关上了，我才把一个手指按在音响的“开始”键上。我的手指、两手、双臂、脖子，整个的都好像虚脱了。连按一个音响按键的力气都没有。

我取过那块布尿布盖在鞋盒上，好不看到它。真希望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个盒子，没见过里面的7盒磁带。第一次按“开始”键是轻松的。没事儿。我不知道自己会听到什么。

可这次，算得上是我经历过的最惊悚的事了。

我调低音量，按下“开始”键。



……1：听完这些磁带。规则2：把磁带传下去。可以说，这两条对你们都不容易。

等听完了全部13面之后——因为一共有13面——把磁带倒回，放回盒子里，再传给下一个故事里的那个人。至于你，幸运的

13号，你就把磁带带到地狱去吧。也许我会在那儿见到你——那取决于你的宗教信仰。

万一你想不遵守规则，那我告诉你，我准备了一份备份。要是这个包裹没有挨个全部传下去的话，备份就会公开传出去。

这可不是什么一时冲动的决定。

别再……不把我当回事。

不。她怎么会这么想。

有人看着你们呢。

II

我的胃一阵阵地抽紧，要不是忍着，我就要吐了。一旁有个塑料桶倒扣在一张矮凳上。必要的话我跨上两步就能提起拎手把桶翻过来。

我对汉娜·贝克了解不多。我是说，我想了解她。我想更多地了解她，可是没机会。暑假里我俩一起在电影院打工。不久前，在一个派对上我俩亲吻了。但我俩一直没机会走得更近。我从来也没有不把她当回事。从来没有。

这些磁带不该出现在这儿的。不该寄给我的。这肯定是个错误。

要不就是个拙劣的玩笑。

我把垃圾桶拉过来。虽然已经查看过了，我还是又检查了一遍外包装。应该有寄件人地址。可能我没仔细看。

汉娜·贝克的遗言录音磁带在轮传。有人做了备份，开玩笑寄给了我。明天在学校，有人看到我就会哈哈大笑，要不就得意地笑着把脸转过去。到时我就知道了。

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我怎么办呢？

不知道。



我差点都忘了。你要是在我名单上的话，就应该收到过一张地图。

我把外包装又扔进垃圾桶。

我是在名单上。

几个星期前，就是汉娜服药前几天，有人从我锁柜的通气槽塞进一个信封。信封上写着：留着——你会用得着的，用红色毡毛记号笔写的。信封里是一张折叠着的本市地图。城里好多处都做了红星标记。

小学时，我们就用这种商会地图学习辨识东南西北。地图上那

些蓝色小数字对应边上列出的商户名称。

我把汉娜的地图放在了双肩包里。我是想在学校里拿出来，看看还有谁收到了。看看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可几天一过，地图被压在了课本和本子下面，我也就全都忘了。

一直到这会儿。

在这些磁带里，我会提到咱们心爱的城市的若干地点，你们可以去。我不能强迫你们去，可是，如果你们想要更好地理解，就不妨去探寻一下那些标着星星的地方。或者，愿意的话，就把地图扔了，我永远不会知道了。

听着积满灰尘的喇叭里传出的汉娜的声音，我只觉得压着我腿的双肩包沉沉的。双肩包里有她的地图，被皱巴巴地压在哪里。

也可能我会知道。我真的不是很明白死了会怎么样。谁知道呢，此时此刻，没准我就站在你身后。

我俯身向前，胳膊肘撑在工作台上。我脸埋在手裡，手指探进头发，头发竟然都湿了。

很抱歉。那不太公平。

准备好了吗，弗利先生？

贾斯汀·弗利。毕业班的。他是汉娜的初吻。

可我会怎么会知道这事的呢？

贾斯汀，宝贝，你是我的初吻。我第一次牵手的人。而你却是那么普普通通的一个男生。我这么说没什么恶意——真的。你身上

有某种东西，让我必须做你的女朋友。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确定那到底是什么。但就是有某种东西……而且出奇地强烈。

你不知道，两年前我高一，你高二时，我常常跟踪你。第六节课时我在考勤办公室执勤，因此我对你的课表一清二楚。我甚至还复印了一份你的课程表，我相信自己还保存着。他们检查我的东西时，可能会把它扔掉，觉得一个高一女生喜欢上谁没什么重要。真的吗？

对我而言，这很重要。我一直回溯到你，作为自己故事的引子。这确实就是所有故事的开端。

那我在名单上的什么位置呢？是第几个故事呢？第二个？第三个？是不是越往后越糟糕？她说的，那个幸运的13号可以把这些磁带带到地狱去。

贾斯汀，等你听到这些磁带的结尾时，希望你能明白自己在这所有这些故事中的意义。因为现在看来好像作用不大，但却意义非凡。最终，任何事都有其意义。

背叛。这是最痛苦的一种情感。

我知道你不是故意让我失望。事实上，你们所有的聆听者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——自己到底做了什么。

我做了什么，汉娜？因为我真的不知道。那天晚上，如果是那天晚上的话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你也一样。可能不只是奇怪，因为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到底怎么了。

咱们的第一个红星在 C-4，手指从 C 开始往下划到 4。对了，就像战列舰一样。听完这盒磁带，你就该去那儿。我家在那栋房子里没住多久，就是上高一那年的暑假，但那是我家刚搬来这个城市时住的地方。

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的地方，贾斯汀。或许你还记得。当时你是跟我的朋友凯特好的。暑假还有两个月，我只认识凯特，因为她就住在隔壁。她告诉我前一年你迷上了她。不是真的迷上，就是一直盯着她看，在大楼里会不小心撞在她身上。

我是说，那些都不过是偶然的，对不对？

凯特告诉我，在学期末舞会上，你终于壮起胆，不只是停留在盯着她看，撞在她身上。你们俩一起跳了每一曲慢舞。不久，她跟我说，她就会让你吻她。她人生的第一个吻。多大的荣耀！

这些故事肯定很糟糕。非常糟糕。这就是这些磁带要一个一个传过去的唯一理由。是出于害怕。

谁愿意寄出一包追究自己在一次自杀事件中的责任的录音磁带呢？没人愿意。但汉娜要我们，我们这些在名单上的，倾听她非说不可的话。我们会照着她说的，把磁带传下去，哪怕只是为了不让名单之外的人知道。

“名单。”听上去就像是秘密帮会。一个排外的社团。

由于某种原因，我也名列其中。

我想看看你是怎么样的，贾斯汀，于是我们在我家给你打电

话，让你过来。我们在你家打电话，因为凯特不想让你知道她住哪儿……嗯，还不想……虽然她家就在隔壁。

你们在打球——我不知道是篮球还是棒球或别的什么球——反正你要过一会儿才能来。于是我俩就等着。

是篮球。那年暑假我们好多人都打，希望高一就能打校队二队。贾斯汀才高二，就获得了校队资格。所以我们好多人都跟他一起打，希望能在暑假里提高球艺。有的的确提高了不少。

而有些人，很不幸地，却毫无提高。

我们坐在我家前面的凸窗里，聊了几个小时了，突然，你和你朋友——嗨，扎琪——沿街走来。

扎琪？扎琪·丹珀赛？我唯一一次见到扎琪和汉娜在一起，是初次见到她的那个晚上，虽然才一会儿。

我家原来住的屋子前正好两条街道相交，呈倒T字形，因此你俩走在路的当中，朝我们走来。

II

等等。等一下。我得理一下头绪。

我抠着工作台上一块干了的橙色油漆。我干嘛要听这个？我是说，我干嘛要参与这一切？干嘛不取出磁带，把整包磁带全都扔到